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九

六之二

丞相荆國王文公



公名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二年登進士甲科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代還例當獻文求試公獨無所獻特召試亦固辭知明州鄞縣通判舒州召為羣牧判官出知常州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入為三司度支判官除直集賢院累辭不獲命始就職嘉祐五年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固辭不拜十一月申前

命章又五上不許遂除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知嘉祐八年貢舉丁母憂服除英宗朝累召不起神宗即位就除知江寧府召為翰林學士未幾除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熙寧三年拜禮部侍郎同平章事七年以旱求避位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再入為首相以三經義成拜左僕射九年以使相判江寧公懇辭遂復以大觀文領集禧觀使元豐三年改特進封荆國公哲宗

即位拜司空明年薨年六十六紹聖初
賜謚配享 神宗廟庭崇寧三年詔配
祀文宣王廟政和三年追封舒王靖康
初用諫議大夫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
享列于從祀建炎中用員外郎趙鼎言
罷配享 神宗廟庭

王安石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二年第五人
登科初署揚州判官後知鄞縣好讀書能
強記雖後進投贄及程試有美者一讀過
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

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愛
諸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盡為諸弟所費用
家道屢空一不問議論高竒能以辨博濟
其說人莫能屈始為小官不急急於仕進
皇祐中文潞公為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
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
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
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
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由是名重
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常欲授以

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閤門吏賫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辭七八章乃受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

温公瑣語

司馬温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

六之二

三

刘光

官包孝肅公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

聞見錄

嘉祐末王介甫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鶡其同儕觀之因就乞之鶡主不許借者恃與之狎昵遂持去鶡主追及之踢其脅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司錄問介甫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強携以去乃盜

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爲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爲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門謝介甫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閣門累移牒趣之終不肯謝臺司因劾奏之執政以其名重不問介甫亦竟不謝

瑣言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

六之二

四

劉光

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

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毀詆云

聞見錄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

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韓公為輕已由是怨之及介甫知制誥言事復多為韓公所沮會遭母喪服除時韓公猶當國介甫遂留金陵不朝參曾魯公知介甫怨忌韓公乃力薦介甫於上強起之其意欲以

排韓公耳

記聞○又聞見錄云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簽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

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年少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荅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宗感悟欲罷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之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下又誣呂申公有言藩

鎮大臣將典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謫詞明著其事因以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不替及魏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輻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曰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求與移判北京過闕上殿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王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荆公強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冊英宗為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固有以處之矣○又東軒筆錄云嘉祐末魏公為相荆公知制誥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為糾察刑獄駁開封府斷爭鶴鷄公事而魏公以開封府為直自是文字還往甚多及荆公秉政又與常平議不合然而荆公每評近代宰相即曰韓公德量才智心期高遠諸諸公皆莫及也

王安石居金陵初除母喪 英宗屢召不至
安石在 仁宗時論立 英宗爲皇子與
韓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
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
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室也天下
之士不出於韓即出於呂韓氏兄弟絳字
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
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
叔最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
晦叔爭揚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
石以至大用

一時名德之士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
是治平間 神宗爲穎王持國翊善每講
論經義 神宗稱善持國曰非維之說維
之友王安石之說至 神宗即位乃召安
石以至大用

視事 溫公
日錄

荆公召爲翰林學士初入對 神宗問方今
治當何先公對曰擇術爲先 上問唐太

宗如何公曰 陛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先王不足道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故常以爲高而不可及耳 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侍 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公對曰 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咎夔稷禹 陛下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

哉但恐 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則雖有咎夔稷禹傳說之賢亦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耳 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唯能辨四凶而誅之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咎夔稷禹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遂叅大政荆公旣爲叅知政事 上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者大抵

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
務耳 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公
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
苗市易坊場保甲保馬導洛免役之政相
繼並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
陳升之同領之中丞呂公誨論公十事公
力求去位 上爲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
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奏至公稱
疾求分司 上不許公入謝因爲上言

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流俗故與天

下流俗相爲輕重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
歸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 陛
下權者與物相爲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
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
道以沮 陛下之所爲是於 陛下與流
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
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所以
紛紛也 上以爲然公乃視事

王荆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
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政道後世所當

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荆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

荆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叅知政事也

三氏家塾記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

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爲戶

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

絕交矣

聞見錄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

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壹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

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 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劍 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

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聞見錄

熙寧四年王荆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辭曰左帑有火禁而年高宿直非便願易勾當進奏院荆公許諾翊日進擬

某人監左藏庫 上曰何不用朱東之監
左藏庫可也荆公震駭莫測其由 上之
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錄筆

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湟邈川青
唐洮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雅州
夷人皆其遺種也獨唃廝囉一族最盛雖
西夏亦畏之朝廷封西平王用為藩翰陝
西州縣特置驛謂之唃家位歲貢奉不絕
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其利害雖張

橫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取范文
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進
士第其志乃已 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
二公為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
王荆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
安縣主簿遊邊得其說遂上開河湟之策
荆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役獨岷州白
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粟尺
布唯仰陝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
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

唃廝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廝囉諸子唯董氊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暫入朝鬼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死之紹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氊已爲強臣阿里骨所篡國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瞎征立國人思故主不輔瞎征懦弱欲爲僧國人又欲殺之瞎征遂乞納上歸朝廷時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州

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爲相安燾爲樞密遂棄鄯鄯求唃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鄯鄯責安燾與熙河帥姚師雄及凡議棄者邊事復興矣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鄯鄯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者乃已至金人陷陝之六路兵入熙河即求鄯鄯舊族盡以其地與之

聞見錄

上以外事問介甫介甫曰 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必問所從來介甫曰 陛下與

他人爲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介甫由是惡評竟擠而逐之他日介甫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於誰得之介甫不肯對上曰朕無隱於卿卿獨有隱於朕乎介甫不得已曰朱明之爲臣言之上由是惡明之明之介甫妹夫也及介甫出鎮金陵吉甫欲引親暱置之左右薦明之爲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爲誰吉甫以直講沈道原對上即以道原爲侍講吉甫又引弟

升卿爲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營繕等事上時問以經事升卿不能對輒目道原從旁代對記聞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祈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曰豈若并祈寒暑雨之咨亦無邪介甫不悅退而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尉勞之乃出其黨爲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所

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既出即奏擢章惇趙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

聞記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爲退遂移疾卧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

聞記

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不叶荆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洎三司論市易而呂叅政指爲沮法荆公信以爲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問張諤持荆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收淚及惠卿入叅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荆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鄧潤甫枉狀廢王安國而李逢之獄又扶李士寧之事

以撼荆公又言熙寧編勅不便乞重編修
及令百姓手實供家財簿又欲給田募役
以破役法其他寅緣事故非議前宰者甚
衆綱紀幾紊 天子斷意再召荆公秉政
鄧綰懼不自安欲弭前迹遂發張若濟事
返攻呂惠卿朝廷俾張諤爲兩浙路察訪
以驗其事諤猶欲掩覆而鄧綰復觀望意
指薦引匪人於是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
荆公兄弟之失凡數事面奏意欲 上意
有貳 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

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
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
既而惠卿出亳州鄧綰張諤之徒皆以罪
去然自是門下之人皆無固志荆公無與
共圖事者又復請去而再鎮金陵故詩有
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青者蓋

謂是也

東軒筆錄○又云熙寧七年王荆公初罷相
薦呂惠卿爲參政呂得君怙權慮荆公復進

因郊禮薦荆公爲使相方進熟 上察見其情遽問
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又

曰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
王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及呂惠卿執
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居起獄推
治効者言士寧嘗預此謀赦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

死逢育棄市士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呂爲此
獄引士寧者意欲有所誣讎會荆公再入謀遂不行

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門下之人復爲
諛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
亨甫者謂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
以丞相之子雱爲樞密使諸弟皆爲兩制
婿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庶幾可
留也綰如所戒言之上察知其阿黨亦
頷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
上曰卿勉爲朕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
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且

何爲而賜第上笑而不荅翌日荆公懇
請其由上出綰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
先是綰欲用其黨方揚臺官懼不厭人望
乃并彭汝礪薦之其實意在揚也無何
上黜汝礪綰遽表言臣素不知汝礪之爲
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
上察見其姦遂落綰中丞以本官知虢州
亨甫奪校書爲漳州推官綰制曰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
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

邪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初呂惠卿為荆公所知驟引至執政荆公去惠卿遂背之泊荆公再相於是起華亭詔獄而使徐僖王古蹇周輔三輩按之惠卿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鬪其間復為惠卿所中語連荆公子雱雱時已病坐此憂憤而卒荆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荆公拜相百官皆賀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忽顰

蹙久之取筆書窻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再罷相歸金陵築第於白門外元豐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憇法雲寺偶坐於僧房余因為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窻之詩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

東坡筆錄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與蔡元度書曰風疾暴作心雖明了口不能言語吳國夫人曰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它念強為善而已執葉濤手曰君聰明宜博讀

佛書

名御

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枉

費力作閑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公

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

言故今叙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

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

未死應尚竭力修為陳子聞之而疑曰豈

現行無常現身有疾者乎不可疑也

荆公語錄

元豐末割為戶馬之說 神宗俯首歎曰朕

於是乎愧於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

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 陛

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 祖馬

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 陛下意

也 上復歎曰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

金五十兩安石好為詭激矯厲之行即以

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

具奏之 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於安石

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

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

上之 上問熙河歲費之實於王韶安石

喻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畔安石亦以安

石言上之

是以道論神
朝配享劄子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
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
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
田畫承君去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
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閑復欲作
書相問防忻然爲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
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愧也公旣
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溫公拜

三百十四年

六之二

二十

陳也

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曰
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
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王防
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乃假日錄減落
事實文致姦僞盡改元祐所修 神宗正
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 神宗待遇
之禮甚厚再相 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
故以後日錄下欺 哲宗匿之今見於世
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
廟者也至荆公薨溫公在病告中聞之簡

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
宜厚溫公之盛德如此聞見錄

王荆公改科舉莫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
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蓋舉子
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注

疏爾談叢

王荆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
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
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
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史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
也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
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
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
無敝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
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
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
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
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

盲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
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
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
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
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
用少精巧僕妾撲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
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
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
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
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

廟爲不治之朝 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
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
內則 太后外則頽命大臣等尚不能回
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祇增其勢爾雖天
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
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
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
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
止無一點沍論者雖欲誣之 人主信乎
此實行也論議 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

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
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
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
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
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
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
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
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元城語錄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
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

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
姦故人與之爲敵也不破姦此則未然若
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
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
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
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
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
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
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覆推究方

可

程氏遺書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入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允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必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出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

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程氏遺書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

除人 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
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竒

特

上蔡
語錄

論及荆公勝流俗之說人多謂荆公以同已
者爲是異已者爲流俗切謂荆公勝流俗
之說起於方特立有爲之前非解於行新
法之後人能以此以行其所學爲補不細
蕭謂先生有點鐵成金之語人能以此於
此何所不可但不知荆公勝之是否爾先
生曰俗不善而能勝之也不亦善乎又云

荆公却養氣今人都無此

上蔡
語錄

因論荆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
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
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
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
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
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
也青苗三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
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
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

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問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

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間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訟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率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而今不用着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自人未常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

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荆公在 上前爭論或爲 上所疑則曰臣
之素行亦不至無廉耻如何不足信且論
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
廉耻劫人使信已也夫廉耻在常人足道
若君子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蓋廉耻自
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賊
不受賊豈分外事乎

龜山語錄

鄭季常作太學博士言養士之道當先善其
心今殊失此意未知所以善之之方曰由
今之道雖賢者爲教官必不能善人心曰

使荆公當此職不知如何曰荆公爲相其
道蓋行乎當年今日學法荆公之法也已
不能善之矣季常良久曰如是如是

龜山語錄

神宗賜金荆公即時送時送蔣山僧寺爲常
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
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
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
賜之果尚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
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爲受
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

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唯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則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龜山語錄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用之至盡不問其子雱既長專家政則不然矣諸弟亦皆有文學安禮者字和甫嘗爲右丞氣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

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脩書謬甚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荅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爲之笑方蘇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荆公

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荆公罷竟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雱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爲不近人情者皆雱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雱者囚首跣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

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 神宗特命雱爲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杻如重囚者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

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聞見錄

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爲爲西京國子監教授
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
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
官滿至京師 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
以爲必除侍講 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
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
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久之乃得館
職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
法皆歸咎於公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

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
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
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
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
之故殺身破家僂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
不預我事邪

聞記

平甫教授西京國子監代還召對 上曰卿
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主也對曰三代以
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 上曰但惜其才
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

未央宮於擾攘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苻堅以峻刑法殺人爲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理順而勢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上深然之

王安國著序言五十篇上初即位韓絳邵亢爲樞密副使同以序言進上御批稱美令召試學士院將不次進用而大臣有不喜之者止得兩使職官從辟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後中丞呂誨彈奏王荆公猶引以爲推恩太重平甫博學工文章通古今達治道勁直寡合不阿時之奸惡雖與荆公論議亦不苟合故異時執政得以中傷而言事者謂非毀其兄遂因事逐之天下人

皆以爲寃初荆公爲叅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爲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父曰亦偶然爾呂惠卿爲館職在坐遽曰爲政必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呂大以爲譏已自是遂與平父相失云

東軒筆錄○按鄭聲事三書所載不同未

知孰是

鄭俠介夫者福州福清人荆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後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師會荆公秉政俠見之公喻使試刑法俠

辭不習公問以所聞俠因爲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公不荅俠退又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荆公又使人喻將以爲經義局檢討俠又辭之公使人謂之曰凡仕官須改得一京官然後可以別圖差遣何得介僻如此俠對曰俠罷官而來本求執經丞相門下耳初不知官有美惡高下也不意丞相一旦當路發言無非以官爵爲先殊非俠所望也且丞相果欲援俠而進之俠之所言行其一二使

俠進而無愧不亦善乎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法京師細民負水拾髮擔粥提茶之類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販鬻市道門司稅院並行倉法專攔月賦食錢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十錢以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其末反重於本俠又言於荆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于三月河東河北陝西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粃麥麩爲糜或掘草根采木實以食或

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鬻子以償官使畫圖爲書勾馬遞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劾擅發馬遞待罪時熙寧 年三月二十六日也 神宗皇帝覽疏歎息終夕不寐翌日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詔曾布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謹呼相慶四月

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十一日早朝賀雨 神宗出園狀示宰執且責之丞相以下皆謝罪是日有旨放俠擅發馬遞之罪荆公遂力求去於是其徒爭言俠罪詔送開封取勘時士庶欲應詔言事者甚衆聞此皆沮縮而姦人託名爲書日詣匭獻之乞留荆公守新法而治俠罪會熙河小捷群小因得入其言呂惠卿鄧綰之徒至環泣 上前已而荆公卒去位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大風雨土翳

席逾寸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相板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昔唐天寶之亂國忠已誅貴妃未戮人以爲賊本尚在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未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亟取開封所勘擅發馬遞事下刑部定合罰銅十斤取旨勒停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爲南北下各有田名

鷲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
上聽臣乞勘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
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它語譏大臣
甚衆并詆臺諫皆如匆匆靈木偶又言禁中
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
以爲謗訕朝政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
州編管旣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
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聞之惠卿對
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道守之使
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譎事

荆公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寤故併中
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駭對曰
臣與鄭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
雜張璪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
追還對辨遂詔付臺推勘遣奉禮郎舒亶
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橐得王克臣所贖
銀三十兩御史臺知班揚忠信所贈韓范
司馬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藁兩帙遂逮
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門人吳無
至詣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

稱歎之語及罷局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草俠荅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亦不聽而况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四海九州之怨盡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

信者嘗應四月一日詔書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一監門爾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未嘗使安國傳導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口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耶安國乃伏獄成俠改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皆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諷

落職安國追毀告身放歸田里俠徒步赴
貶居十年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
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
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
於忠義非 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
誰復爲俠言者尋以 哲宗登極恩霈放
還用蘇軾孫覺虞大寧等薦除泉州州學
教授秩滿諸生借留州奏得再任元符元
年再貶英州 徽宗登極放還復爲泉學
教授崇寧初又勒停尋復將仕郎宣和初

卒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平居進止
必以禮法閨門怡然不肅而治喜賓客樂
教訓嗇用廣施鄉里敬之中表有應舉不
以實年者俠戒之曰方謀入仕已有欺君
之心不可暇日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
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
弗告者弗告君以善碩人之於君有卷卷
之不忍也故求矢以絕之公嘆曰是何言
與古之人在畎畝不忘其君况於賢者一
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諉者弗忘君

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覩政役繁興民物嗷嗷但顰顙而已

鄭介夫
言行錄

錢景謚者忠懿王孫師事康節先生舊與王荆公善後荆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其家集有荅充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始僕爲進士時彼爲太常博士主別頭試取僕於數百入之中是後日遊其門執師弟子之禮授經論文非二帝

三王之道孔子孟子之言不言及僕丁家難聞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懽喜鼓舞謂其必能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來京師因見之於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卧於地又與其日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傍顧僕脫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見問曰青苗助役如何僕對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爲平民之患又問曰孰爲可用之人則對以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

自謂大賢爲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人意表亦不敢必其乖亂及歸許見其變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爲政務爲新奇謂之新法而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誚以謂百事皆可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爲太方

然擊節賞歎以爲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爲僕寒心者後僕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

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
傾險趨利殘民而無耻者謂之時官驅天
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預仕
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爲之主
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爲文學
六經而爲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於仁
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
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
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
僕爲高陽帥幙到官已逾一年矣今春邵

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游兼有
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
之兄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
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

願畢矣

聞見錄

